

王臨川全集

~ 16
891
19



16
891
19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沈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



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
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
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
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
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
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
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
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
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
憑由司權脩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
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

歸邢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
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
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
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
旣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
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
暝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
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
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
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
南夷犍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

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獨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脩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閒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

成固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驚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又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飪調膈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眾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

永久

給事中贈尙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收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昂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

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文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畱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

王臨川集卷九十一
五
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

淘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禳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白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朝權彊所忌讒諂

王臨川集卷九十一
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
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
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
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
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
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
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
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

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
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
利甚眾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
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
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
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
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
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
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
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
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

王臨川集卷九十一
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敵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濟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眾州上其行義不報今

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
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
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
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
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
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
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旒旂女婿
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旒旂亦皆嶷嶷有立君社
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
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
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
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
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
知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顏
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
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
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
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
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
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

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
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
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
其璫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
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
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
工部尙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
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彫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
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
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臺縣令以與
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
召至京師因畱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
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
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
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
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
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細縕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
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

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盱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嶷嶷必得其意然平居妥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滌水兩間盤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替以博厥聞我肖其滌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二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鄮鄮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徙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尙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清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卽驗之

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儻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以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

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文公以爲言詔陝西諸韜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旣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服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旣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憚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紉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選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

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母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
我家人之行所著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
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
卷文集六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詠云以其年十一月歸
葬南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
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
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輩生
三十五年輩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
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
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
志可行卒之閉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
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
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
銘曰

旣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
之事維才之完而薄於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子公
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民事朝奉郎尙書
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
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

侯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騎上將官
檢校太傅祖諱崇辰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
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廣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
君故贈官至尙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
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赴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
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
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
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侯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
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於殿中
歷將四州卒葬侯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

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選徐州
遂監稅酒滿歲陳畱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
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邛大邑
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於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
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
尉方力爭眾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
擅焉君脩堰渠始詘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鐫約示後
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
僦屋吏待之輪君爲勅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
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於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
荒萌召置集賢以爲校理常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

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魚婆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謹然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眾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螯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諷囚於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嘻嘻降親駕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君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尙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窳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汹汹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繼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

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終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幾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譴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

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上言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尙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

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
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
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
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
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圖
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
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
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

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
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
甚公好問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
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
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間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
戚言卒於家年七十三慶歷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
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
者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滁門立棄官從公世以爲孝將以
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耐先三月來求銘與銘
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爲鄉里所推天禧二
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劍將樂簿有銀冶坐
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
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
辟軍事判官稹所爲有不可於眾徐啓諭弗許稹以故聽
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
作佐郎知福州古山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
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
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
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
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絀絹十餘萬非經數君

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
自殺告獄旣具詰立服舉州謹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
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
六十二官至尙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
官舉旣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
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
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爲佛寺置田
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旣老矣終不肯治田宅
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
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甚憇熹悉以君故得太
廟齋郎與基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

君某鄉某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幣事用除維清厥誨尙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祖盱贈尙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尙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旣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

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蔡蘊皆有文學蔡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尙幼也四女

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憚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二終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眞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眞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秦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化丐於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

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
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
畢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歷丁亥
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
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
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
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輒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
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
成之爲之捐其費大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
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
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

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於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
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
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
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
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
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
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
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
論兵以進公獨不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
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
卽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

之遭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尙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旣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

二人逆一人之樞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殮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幣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

兵部尙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尙書父扶今爲尙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
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
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
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
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
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
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
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卽位召還旬當三班院兼提
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
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
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畱人出謝諸
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
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
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讙呼鼓舞
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
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
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尙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

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尙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窮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

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

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

鳴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
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
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
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
不主於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
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
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
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
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

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
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
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
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
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
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
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
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
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
其葬也以至和四年耐於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
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某者葬丹徒於君爲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軍歸卒於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

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壽守某縣令次玘瓌玘珣爲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於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苾厥艱初仕祇載不惰有榮於位徂相名原窾此新宮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

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主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
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旣家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
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
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
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
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
年五十九官至太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
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
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
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
葬君蘇州吳縣三元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附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
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
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
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
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
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
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
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錞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旣爲士
妻其二尙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

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
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尙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
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悟以祠部郎中
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
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
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
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
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摘利害夫人之以聲名

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
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
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
言有眾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
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
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
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
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畱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
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
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尙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
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尙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

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

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三
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三終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四

墓誌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眾窺邊境而邊吏士尙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

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
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
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
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
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
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
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
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
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
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
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

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
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
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尙書刑部郎中以集賢
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
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
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
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
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尙
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
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
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

王臨川集卷九十四
論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
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增前以
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
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
事推官前死洞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
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
季尙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
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
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
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
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

子孫所錄傳尙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
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
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旣窮而通
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
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
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
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
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

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縣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畱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存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駟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

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

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
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
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尙
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
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
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
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
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

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
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
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
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
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畱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
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
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
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
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
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
當世事其所趨舍必欲如已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

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畱人五代祖爲梁使闕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尙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玠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旣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聞於家來自陳畱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於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束鹿楊闕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於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擿其眾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歷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毆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死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劔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眾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爲大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

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於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擢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於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鷄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卽帥其屬朝京師

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兄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卽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

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卽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謫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畱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鐫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

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祇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月日也夫人前君卒

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旣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

之圮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蔭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合臨川始取强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卻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鄆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卽遁去復

調黃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於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趨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畱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續風詩

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

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壬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

三國八卷之九十四
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
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參
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
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簡翔其德音而蹟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
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
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尙單衣蓋
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
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

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
乃微示以意旣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
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
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
年聞其警劾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
有所絀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
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
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
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于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
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
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

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娶姓王氏一男
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枉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
一歲云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四終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
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
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
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
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
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
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
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卽位恩改殿中丞

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得復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

見困蹶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卽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任

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
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
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以是知其心
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
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
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尙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袞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家
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
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審官爲監黃

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句
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
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
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
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
誥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
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
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恩及於無告而州縣
若此壅之可乎卽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
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戒而去公奉寡嫂畜孤
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

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家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略於養已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錄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六年同館士多去爲將相而公修職守道未嘗爲之少屈以尙書屯田郎中卒於眞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諶尙書屯田員外郎詵早世請

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尙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眞卿尙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偁榮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諶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尙書吏部侍郎
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銜不求卒爲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尙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
慶歷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
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
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於官
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旣久困
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
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眾州縣
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
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卽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總役者
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筭公縣人公奪之
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總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

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思慕久
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
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
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
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
歸主如公戒公會祖諱凝贈尙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
尙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
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尙書
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
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
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

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耐於是公贈官至尙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沈淹以潔澹齋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瑩高原曰永寧

尙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泰州司理調泰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

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構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卽得其妄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旣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擿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旣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歷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遨嬉浮沈

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羣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
敝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
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
言以聲威聞而所至卽有惠愛某嘗羈游過常里中民有
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
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
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
時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
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
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
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

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
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於唐宜享世澤流如
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貧羈
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旣奮
旣材天奚弗懋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尙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尙書刑部侍
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爲皇
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
曰公之子光祿卿王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

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澗澗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人等爲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夔奉節爲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旣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以已耶卽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尙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畱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他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旣亡皆哀焉合葬於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實唐貞孝公臯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類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爲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於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澗遂畱家海浦子紳孫韶公祖考於東西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賚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漕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

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莞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

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

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
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
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
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秦州泰興
絲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
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
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
其爲人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

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
爲之銘

芒乎旣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窾土以
爲宮聚封其上兮爲記無窮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五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五終

